

And Every Morning

# 长长的回家路

(汉英对照)

[瑞典]

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

著

余小山 译

the Way Home



Gets Longer and Longer

a  
novella  
by

*Fredrik Backman*

# 长长的回家路

( 汉英对照 )

[ 瑞典 ]

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

著

余小山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长的回家路: 汉英对照 / (瑞典) 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著; 余小山译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12

ISBN 978-7-5596-2801-5

I. ①长… II. ①弗… ②余… III. 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 ②中篇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3477 号

And Every Morning the Way Home Gets Longer and Longer by  
Fredrik Backman

Copyright © 2017 by Fredrik Backm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, through  
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Xiron  
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8-7929 号

## 长长的回家路

作 者: [瑞典] 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

译 者: 余小山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夏应鹏

封面设计: 付诗意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240 千字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6

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801-5

定价: 48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亲爱的读者：

我的一个偶像曾说：“老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我的想象力也干涸殆尽了。”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之后，这些字眼便在我脑海里萦绕不绝，因为这也是我最深的恐惧：在身体行将就木之前，想象力却已然枯竭。我猜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。对于老去的恐惧甚至对死亡的恐惧——人类可真是奇怪的物种。

这是一个关于记忆和放手的故事，也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孙子、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之间的书信和缓慢的告别。

老实说，我并不想让你读到它。我写下这个故事，只是因为我想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，为了搞清楚自己的想法，我必须将它诉诸笔端。结果，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慢慢失去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思想的故事，一个想念仍在这儿的人的故事，一个我想将其全部解释给孩子听的故事。因为它有这样的价值，所以我让它在我笔下倾泻出来。

这个故事书写了恐惧和爱，而大多数时候，这两者都相生相伴。最终，这个故事还是关乎时间的，哪怕我们仍旧享有它。谢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个故事赠送给了自己。



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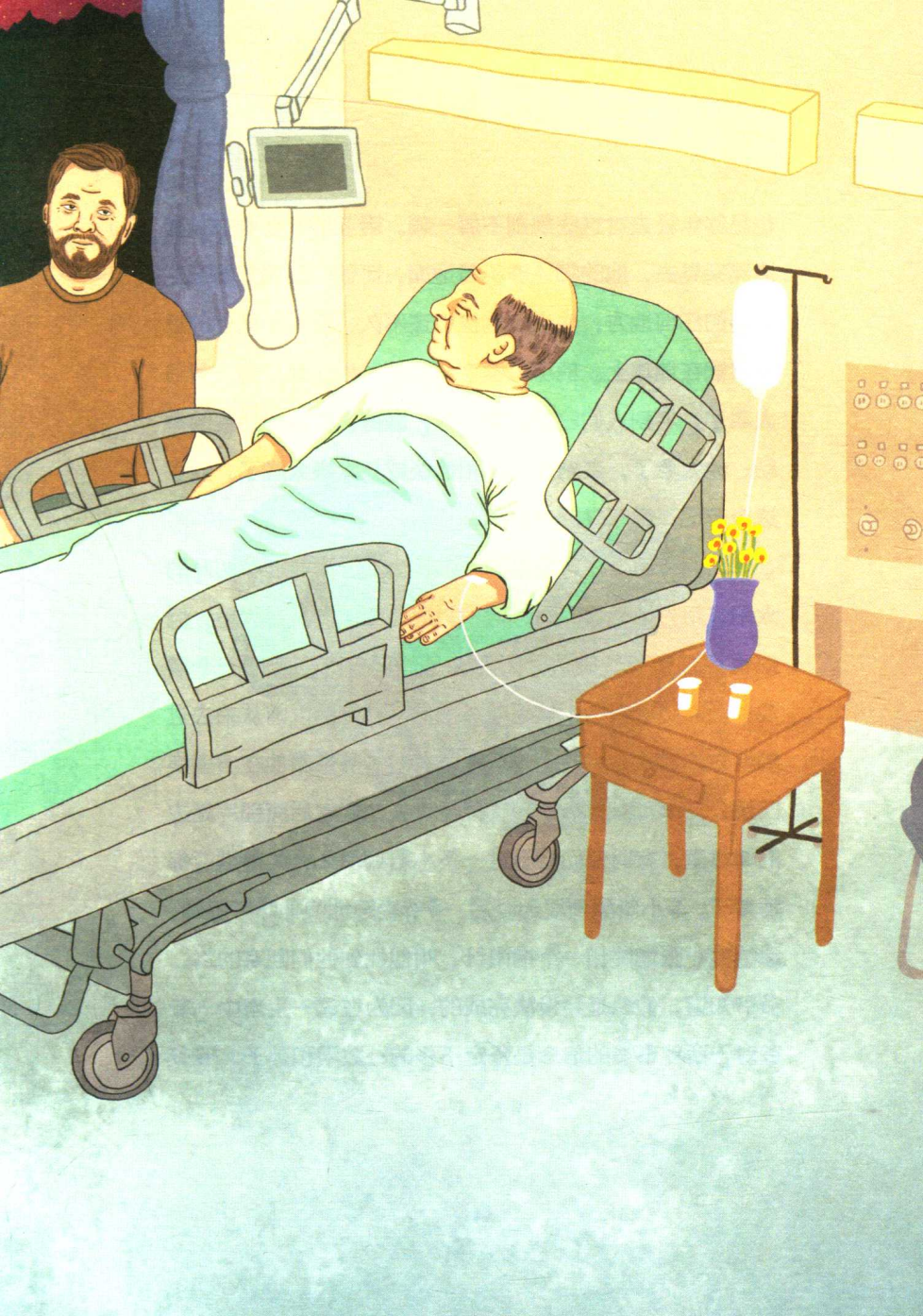
## 长长的 回家路

在生命的尽头，有一间病房。有人在病房中央搭建了一个绿色帐篷，一个人在里面醒了过来，呼吸急促，惊恐不安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一个年轻的男人坐在他的身旁，轻声说：

“别怕。”

老人看着他的孙子，他想，这真是人一生里最好的时光呀！以诺亚的年纪足够看清世界运转的规则，但同时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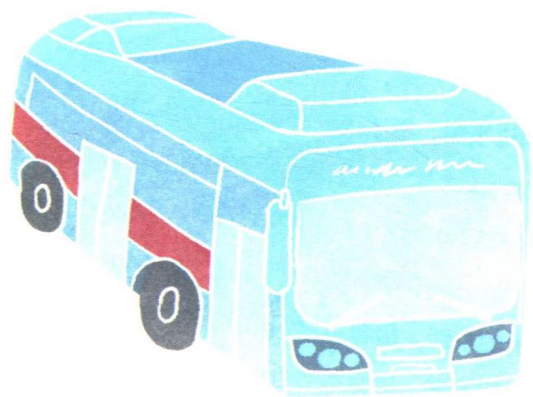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也足够年轻去对这些规则不屑一顾。诺亚的双腿悬在长椅边晃来晃去，他的脚还够不着地面，可他的头脑却能抵达宇宙的任何地方；他来到这世上还不久，没人能把他的思想禁锢在地球上。他那垂垂老矣的爷爷坐在他身旁。爷爷太老了，老到人们已然放弃了他，懒得去数落他幼稚的举动；他太老了，老到别人再和他谈成长就嫌太晚了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说起来倒也不坏。

他们爷俩坐在广场里的一条长椅上。诺亚迎着初升的太阳，用力地眨着眼睛。他不知道此刻他们身在哪里，但他也不想和爷爷确认。因为这是他们一直在玩的一个游戏：诺亚闭着眼睛，然后爷爷把他带到他们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。男孩会紧紧闭着双眼，有时爷爷带着他在市里换四趟公交车，有时爷爷带着他径直去他们家后面那片湖边的树林里，有时他们会坐进一条小船划很久，久得诺亚都睡着了。等小船漂到很远以后，爷爷轻轻地唤他睁开眼睛，递给他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，叫他找到他们回家的路。爷爷知道，他总是设法完成的，因为在这一生当中，爷爷对于两件事情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：数学和孙子。爷爷





还年轻的时候，一群人计算着要如何把三个人运到月球上去，而数学帮助他们去了又回。数字总能引导人们归去。

可是这个地方没有坐标，没有路通到外面，也没有地图可以指引到这里。

诺亚还记得今天爷爷让他闭上双眼，记得他们爷俩蹑手蹑脚地走出房子。他知道爷爷带他来到了湖边，因为不管他是否闭着双眼，他都熟悉湖水的潺湲与歌唱。他记得他们踏进小船，能感受到脚底潮湿的木制船底，但在那之后，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不知道他和爷爷是怎么到了这里，然后坐在这个圆形广场的长椅上的。这个地方虽然陌生，但一切事物都是熟悉的，就像有人偷走了所有陪伴你长大的东西，接着将它们扔在一座陌生的房子里。不远处有一张桌子，就像爷爷办公室里的那张，上边放着一台小小的计算器和一沓方格信纸。爷爷轻柔地吹着口哨，音调悲伤，在一阵短暂的静默后，他柔声说：

“过了一晚，广场又变小了。”

接着，他又开始吹口哨。男孩看爷爷的神色有些困惑，爷爷这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刚刚说那些话时太大声了。





“对不起，诺亚诺亚，我忘了想法在这里不是静默的。”

爷爷总是叫他“诺亚诺亚”，因为比起别人的名字，他对孙子的名字的喜欢是加倍的。他把一只手放在男孩的头发里，但并没有抚弄，而是静静地放在那里。

“没有什么可害怕的，诺亚诺亚。”

风信子在长椅底下怒放，无数片小小的紫色花瓣摇曳着，从花茎上长出的花枝挥舞着拥抱阳光。男孩认得那些花朵，它们都是奶奶的，闻起来有圣诞节的气息。对于其他孩子来说，圣诞的气息也许是姜汁饼干味或者热红酒<sup>1</sup>味的，但要是你也有一个喜欢种些花花草草的奶奶，那么圣诞节的气息闻起来永远都是风信子味的。花丛中，有一些玻璃碎片和几把钥匙在闪闪发亮，就像有人把钥匙藏在一个大玻璃罐中，结果他摔了一跤，把玻璃罐落在了这儿。

“这些钥匙都是干吗的？”男孩问。

---

1 姜汁饼干和热红酒是西方人过圣诞节时的主要食物与饮品。

“什么钥匙？”爷爷问。

老人的目光忽而变得空洞起来，他沮丧地猛敲太阳穴。男孩张开嘴想说些什么，但看到爷爷这副模样后又戛然而止。男孩随即安静地坐好，看四周有没有什么地标或者线索：这是爷爷教他的，万一他走失了，他就得这么做。长椅周围是几棵大树，因为爷爷很喜欢树，因为树毫不在乎芸芸众生的想法。树丛中飞起一群鸟儿，它们穿过云霄，自由地在风中飞翔。一条绿色的飞龙正神色困倦地穿过广场，广场角落里睡着一只企鹅，肚子上印着几个小小的巧克力色的手印，一只温和的独眼猫头鹰蹲在它的旁边。诺亚也认得它们，它们曾经都是他的。他刚出生时，爷爷就送给他一条飞龙，因为奶奶说过，送给初生的婴儿一条飞龙当玩具太不合适了，爷爷却说，他才不想要一个仅仅“合适”的孙子呢。

人们在广场上四处走动，但每个人都模糊不清。当男孩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轮廓上时，他们从他的视线里滑了出来，就像透过百叶窗的光一样。其中一个人停下来，朝着爷爷挥手致意，爷爷也摆出一副认识的样子朝他

挥了挥手。

“他是谁呀？”男孩问。

“他是……我……我不记得了，诺亚诺亚，很久以前……我想……”

他陷入了沉默和迟疑，接着在口袋里搜寻着什么。

“你今天还没有给我地图和指南针呢，不用那些东西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啊，爷爷。”诺亚轻声说。

“恐怕那些东西这次没法帮助我们了，诺亚诺亚。”

“爷爷，我们在哪儿？”

爷爷无声地哭了，却没有流下眼泪，连他孙子也没有察觉到他哭了。

“很难解释，诺亚诺亚，我真的无法向你解释。”

女孩站在他面前，她闻起来有风信子的气息，仿佛她哪儿也没有去过。清新的微风在她枯朽的发丝间吹拂着。他仍旧记得爱上她是怎样的感受，而那是即将离他而去的最后的记忆了。爱上她意味着在他的心里再也没有容纳其他人的地方了，所以他翩翩起舞起来。

